



高地

■郑茂琦

两旁是黑乎乎的大山，远处闷声闷气的爆炸声滚过天空，空气中还有硝烟味。沉默的甘岭村，像在思索着即将到来的一场大战。战争早已把人们汗一滴血一滴地建立起的家园踏碎揉烂！

身后是鸭绿江，前面是“三八线”，一群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在这里毅然承担起保卫和平的历史使命。当战士们在那里看惯了流血时，他们只有一个念头：战斗！英勇的意志给了他们无限力量，全身冲激着滚沸的血。“守土不让”“坚决固守”的口号声、查哨声，拧成一股巨大的吼声，在五圣山前的高地纵横决荡。

“他们不打了，我们也不打了。”秦基伟的话语仿佛有些轻松，又仿佛沉重极了。美帝国主义，在人民战士用勇敢、意志和智慧筑成的铜墙铁壁面前，不但不能前进一步，而且碰得头破血流。并非每一个战士都能看到胜利；可是，没有英雄们前赴后继的流血牺牲，和平就不会到来。他们把手里的钢枪，留给活着的人了！他们把自己的未竟之业，留给活着的人了！他们把英勇顽强、舍生忘死的精神高地，留给活着的人了！看那天山深凹里的战士、故障车底下的维修技师，他们正践行着英雄的希冀。高地依然完整！高地永远在！

本版插图：李 振

名家讲述

生活远比小说神奇

1952年10月14日3时，15军军长秦基伟突然被一阵猛烈的爆炸声震醒。他腾的一声坐起，伸手抓起电话，问值班参谋：“是怎么回事？”值班参谋慌慌回答：“估计是五圣山方向的炮声……”

秦基伟压住火气说：“我不要估计，弄清楚了马上报告！”他立即披衣起床，急至指挥所了解前动向。

秦基伟此时并不知道，美军正集中火力向五圣山猛烈轰击。五圣山前后左右的大小道路均遭敌封锁，方圆数公里内硝烟弥漫，已成一片火海。

美国第8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在这天通过媒体向全世界宣布“金化攻势”开始了。

一

五圣山是朝鲜的中线门户，如果五圣山失守，志愿军身后便是一马平川，无险可守。山下只有一个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，叫甘岭。如果从空中鸟瞰，这个小村子在五圣山伸出去的两个山腿间。在军用地图上，这两个山腿被称为597.9高地和537.7高地北山，再往前便是敌军控制区。

秦基伟半夜进入指挥所后，就守在电话机前关注着五圣山的情况。15军指挥所的掩蔽部狭窄矮小，身材高大的秦基伟运筹帷幄时喜欢大步来回，这时他只能长久困坐在军用地图和沙盘前沉思。

秦基伟问作战参谋：“今夜炮打得特别激烈，敌人是佯攻，还是主攻？”

作战参谋答：“五圣山方向落弹密集，军长，我看不像佯攻。美国人是想偷袭我们的冷门。”

“这么大规模的进攻，肯定是主攻。”秦基伟的反应是敏捷而果断的。

一会儿，副军长周发田、参谋长张蕴钰、政治部主任车敏瞻都来了。大家一致认为：这是敌人经过长期准备而发动的一次军事行动。敌人对这易守难攻的弹丸之地倾尽全力，企图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，拿下五圣山，进而中间突破，妄图得到他们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……

是日拂晓后，敌军进攻的重点果然逐渐集中到五圣山前沿的597.9高地和537.7高地北山两阵地上。

守备两个高地的官兵，与十倍于己的敌人进行了反复争夺。战斗情景之惨烈前所未有，有的阵地官兵甚至与敌人肉搏时间长达一小时；有的班打得只剩下一个人了。战至中午，因野战工事几乎全部摧毁，人员伤亡较大，官兵不得不退守坑道坚守，部分表面阵地丢失。

45师师长崔建功赶忙向秦基伟报告表面阵地丢失的情况。崔建功原以为秦基伟会大发雷霆，没料到，他的回话却沉郁顿挫、掷地有声：“急什么？丢

了，再想办法夺回来！”

直到15日清晨，秦基伟才回到自己的住处，这时失去的表面阵地终于又被15军在夜间夺回了。秦基伟的隐蔽部离作战室不远，是一个长方形的地堡。外间挂满地图，内间无床，是地炕，炕上有一张简陋的行军床和两个子弹箱拼成的床头柜。床头柜上方的墙上挂了一幅“我们热爱和平”的宣传画：一男一女两个儿童，满脸稚气，天真活泼，深情地抱着即将起飞的“和平鸽”。

这一仗反击成功，秦基伟当然很高兴，但很快他就平静下来，陷入了深思。秦基伟从一则敌军通报中获悉，这天的战斗是一年以来敌人最大的一次进攻。他据此估计，敌人还会继续发动攻击，必须做好打大仗打恶战的准备。

二

五圣山前沿两个高地，失而复得，得而复失。白天阵地被敌人攻占，夜间我军发起反击，夺回阵地，反反复复，仗打得异常激烈和悲壮。

“崔建功，你们那情况怎么样？”

“军长，45师快打光了，一个连队最少的只剩下几个人了。没有兵怎么打仗啊！”

“老崔啊，这阵地丢了，回头可不好见我哟！”秦基伟语调极平和，分量则重千钧。

崔建功手持电话一愣，急回答：“那当然。”

10月23日晚，45师组织了一次反击。由于炮兵未能压制住敌人的火力，我军发起冲锋时，被敌人强大炮火轰击覆盖，有一个连几乎伤亡殆尽。

战斗进展不利。秦基伟在指挥所迅速召开作战会议。鉴于部队的巨大伤亡情况，会上有人主张将两个高地上撤退。

但秦基伟不同意上述看法。他说，上甘岭战斗要坚持打下去，我们就是要和美国人比这个狠劲，这是朝鲜战局全局的需要……目前，整个朝鲜的仗都集中在上甘岭打，这是15军的光荣。我们已经打出了很硬的作风，咬着牙再挺一挺，敌人比不了这个硬劲。上甘岭打胜了，能把美国军队的士气打下一大截。

上甘岭守备部队官兵转入了艰苦卓绝的坑道作战。战斗越往后推，驻守坑道的指战员们就越加艰苦。他们的处境是住房子的人想象不到的。除了在敌人包围中不能自由活动之外，更严重的是给养极度匮乏，无休息的位置，甚至连坐的位置都没有。坑道内受伤的同志和牺牲在坑道内的烈士们的血，和战友们的屎、小便混在一起……这种生活不要说坚持许多天，就是一个钟头都难以忍受。

后勤部队官兵为了向上甘岭送物资，有时伤亡比作战部队还高。大战斗中，军师团的电话线经常被炸断，电话员要冒着炮火去接，经常是才接通又被炸断，只好又冲上去接，不少电话员牺牲了。有时秦基伟和前沿师长、团长通话，想先安慰安慰，才说了一句“同志

他当然是人梯的底座。然而，他驮起的战士却够不到上沿。于是，他蹲下去，在那战士的肩上，再驮起一个。即使这样，也仅送出两人。他和另一名战友，依然够不到六口。他喊，用皮带！上面的战友用两条皮带相接，终于将他肩上的战友拉了上去。冻馁、劳累，瞿佳奇无论如何也爬不起来了。他如果不爬起来，皮带根本够不到他。他听到了战友哽咽的哭声，一咬牙扶着那根探路的木棍站立起来。三人硬是将他拖了上去。

在雪地躺了半个小时，他说：“走，不然连长他们该着急了。”

他嘱咐大家小心，但越怕什么越来什么。走了不到5公里，像饺子下锅，他们又跌进一处更深的深凹，搭人梯也无济于事。他说，没办法，等待救援吧。

有个新兵在哭。他劝道，挺住，军人流血不流泪！他们紧紧地拥在了一起。

下半夜了，他们终于听到了连队战士前来寻找的喊声。他们立刻行动起来，但他们太疲惫了，应答之声在呼啸的寒风中如游丝般微弱，外面的人根本听不到。

渐渐地，呼喊的声音远去了。气温骤降，有人牙齿打颤问：“不会冻死吧，不会饿死吧？”

瞿佳奇拿出一只打火机，点燃了自己的皮大衣，殷红的火苗飘起来。后来，战士们循火光赶来，他们得救了。

今年八一的战士聚会，我邂逅40多年未见的瞿佳奇。当年，我们一同入伍，但我留在了内地，他去了边疆。那次遭遇，他冻掉了右手的四个指头，荣立二等功。

他要用仅有一个拇指的手掌给我敬礼，被我紧紧地抱住了。

对决

■吴东峰

们，辛苦了”，便被电话员打断插话，“首长，不要啰嗦了，快下命令吧！”

三

要打好上甘岭坑道作战，关键在于要保持上甘岭坑道内的有生力量。要如此就必须不断地利用坑道，反击地面上敌人的进攻，而当我军受到损失时，又能源源不断地向坑道增援兵力。

打仗是要死人的，特别是基层干部伤亡大。打起仗来，战士要靠干部带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打仗也就是打干部。秦基伟指示军政治部，把基层干部分三批：一批在阵地上，一批在师团待命，一批留在军里集训，保留一批战斗骨干，训练一批战斗骨干，准备随时增援，以应付旷日持久的大战。

秦基伟甚至把自己的警卫连也送到上甘岭增援了。这是在上甘岭战斗关键时刻的一条大新闻！谁也没有想到秦基伟会下这么大的决心，把他指挥作战的“贴身兵”都掏出去。这是秦基伟从华北打到渡江，最后打到四川，与他一起南征北战、同生共死的“老底子”。

在不到2个星期的时间里，敌人为了争夺我们的阵地，已付出了2万人伤亡的代价，而阵地仍然夺不去。在敌人进攻最强劲时，秦基伟已看出，敌人是不愿意这样来同我们拼消耗的，敌军因人力问题，已是强弩之末！

秦基伟一边组织后方部队增援，一边指挥炮兵打击已占据表面阵地的敌军有生力量，并指挥坑道官兵在夜间出击，给予敌人以大量杀伤。

坑道部队的顽强坚守，为决定性反击赢得了宝贵时间。经过精心准备，反击条件逐渐成熟。

10月30日，坑道里已经住进了第一批反击的部队，战士们都是一个挨着一个，一排一排地坐得好好地，随时准备听从号令，冲出坑道去。

上甘岭的大反击开始了！

四

在大反击前，秦基伟要求全军进行一次细致的战前准备检查。45师师长崔建功向秦军长详细汇报了准备工作，秦军长听得很认真，不停插话，或询问、或补充、或强调。

最后，崔建功笑眯眯地说：“秦军长啊！这一次，我们45师弹药准备充分，一个晚上就能打下597.9高地。”秦基伟沉思片刻，说：“你崔建功现在在牛了，但我要求你第一个晚上只反攻下主阵地，第二天再反攻剩下的其他阵地。”

崔建功开始不解，惊讶地问：“你这是啥道理？”

秦基伟解释说，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是我们的目标。如果我们一下子把所有阵地都打下了，敌人就不来进攻了。敌人不来就消灭不了他们的有生力量，所以我们要打一半，留一半。打一半，把握更大，留一半，可以吸引更多敌人来进攻，有好处啊！

更为精彩的是，反击当天45师打了两个“喀秋莎”火箭炮的齐放。打完第一个齐放，接着就是步兵的机关枪“喀喀”响起，信号弹“嗖嗖”升空。敌军误以为志愿军要反击了，纷纷跃出工事，冲出来去抢占阵地。但他们没想到，“喀秋莎”又打了个齐放，已经延伸的炮火又掉转回来。一群接一群的炮弹呼啸而至，全部倾泻到敌人阵地上。已经展开战斗队形的敌人还没有接触我进攻步兵，就被炮火吞没。

这一仗下来，上甘岭守备部队给予敌人重创，恢复了597.9高地表面阵地。

五

11月初，为了保持和准备同敌人继续战斗，争取更大打击敌人，使朝鲜战局引起新的变化。志司决定以12军主力投入战斗，统一由秦基伟指挥，45师撤出上甘岭进行休整。

上甘岭战斗由战术规模发展到战役规模。部队愈打愈强，战术愈打愈灵活，步炮协同愈打愈密切，战斗伤亡也逐渐减少。

11月24日夜半，朝鲜半岛下了一场特大的雪。山川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积雪，雪花在空中飘飘扬扬，远近一片白茫茫的，上甘岭上的坑道口也被大雪掩藏了。天还没亮，秦基伟就踏着积雪来到作战室，值班参谋送上一份电报给秦基伟看。电报是前方指挥所发来的，电报说：25日零时以后，敌方未打一枪未开一炮，未见敌机活动和敌人踪影。

秦基伟似乎早已预料到这一结局，他平静地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：“他们不打了，我们也不打了。”此时，敌军已受到志愿军的连续打击，已无意也无力组织营以上兵力的进攻了。

美军在上甘岭战役的失利，也影响了美国大选的结局。彼时，美联社报道美军上甘岭之役时说，这几个星期的战斗，联军所牺牲的人和消耗的军队，已使联军司令官们震惊了。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艾森豪威尔在朝鲜战争问题上大做文章，攻击民主党，并在竞选中获胜。

民主党竞选失败后，范佛里特自然逃不脱干系，不久便被撤职，成了美国大选政治的一只“替罪羊”。“联合国军”总司令克拉克晚年回忆录中也沮丧地说：“这次作战是失败的。”



作家小记

吴东峰 军旅作家，采访过200多名开国将领，先后发表100多篇人物专访。著有《开国将军轶事》《长征：细节决定历史》《他们是这样一群人》等，其中《开国将军轶事》获中国报告文学首届“正泰杯”奖、中国传记文学优秀短篇作品奖。

技师干脆直接脱掉手套，双手不一会儿就在太阳下闪着油膩膩的光。

他一边用手掌堵住手油泵的排气孔，一边用嘴巴包住进气阀排气，里面残留的柴油瞬间涌出，浸没了他的嘴角。

“可以吹动，但很费力，确定是里面堵了。”他简单用卫生纸擦了擦嘴，抬头向排长报告。

随着手油泵的进一步分解，原因找到了：底层的滤网堆积着不少泥沙，如同蜘蛛网般附在底部。

“换季保养不到位，风沙又大……”“老师傅”一语将问题点破。一阵忙碌后，手油泵重新装回，经过数次按压，有少量柴油渗出。驾驶员发动汽车，可以打着火了。

下午1点40分，4辆故障车修理完毕。整个过程他们滴水未进，排长递给技师一瓶水。技师也没漱口，直接大口咽了下去，嘴里嘟嘟囔囔：“这柴油没汽油好喝……”



长征

第4998期

兵故事

用文学抵达真实

6月，天山深处依旧白雪皑皑。海拔7000多米的主峰托木尔峰仿佛统帅的大鹰，笃定地端坐在千山之上。然而当你攀登上去，它却隐藏在云雾中，不见真容。

四个人迤逦前行，都瑟缩着，佝偻着身躯，用脊背对着前方，向山巅、向托木尔峰的方向进发，仿佛冬天里随风出征的扎蓬棵。

这是1980年夏天，他们团从内地迁来天山脚下。四个人由老兵瞿佳奇带队，勘查路段路标。

尽管他们一早就离开了营房，但仅走了十多公里就已是下午5时光景。三个新兵落在了后面，瞿佳奇回头望去，他们像三块移动的面团，和风雪揉在一起。

他寻觅一处背风的洼地，手脚并用扒开积雪，在露出来的一块土地上准备就餐。

他们聚在一起，吃的是馒头和蔬菜罐头。馒头像冻梨一般带有冰碴儿，咬一口坚硬而冰冷，罐头豆角也是凉凉的，难以下咽，水壶里的开水凉透了，外面结了一层冰花。饭毕，他们反而周身冷了起来。

为驱赶寒意，他带领大家跑起来。他瞥一眼云层里若隐若现蛋黄样暗昧的太阳，说：“天山海拔高，太阳晚上九点以后才落山，我们抓紧时间赶路，力争再向前挺进5到10公里。”

山上风雪如晦，太阳像朦胧的月



天山雪

■刘 波

亮。路坎坷，行路难，他们勉强行进5公里，见夕阳欲坠，天色渐黑，便急忙返回。可是，来时做的路标——那些脚印、画在雪野的图案、插好的树枝，全部在狂风中不翼而飞！

一名新兵用木棍探路，瞿佳奇亮着手电筒照后。黑咕隆咚的雪夜，一个个怕走散，互相拽着对方。尽管小心翼翼，

他们还是像一串冰糖葫芦，一起滑进了深凹。天山多这种地陷一般的深凹，深不见底。三名新兵躺倒在穴底，沮丧地说：“完了，我们会不会冻死在这里吧？”

瞿佳奇呵斥道：“说什么呢，军人的意志去哪啦！”他仰望着上面穴口的轮廓，仰望着星空，说：“搭人梯！”